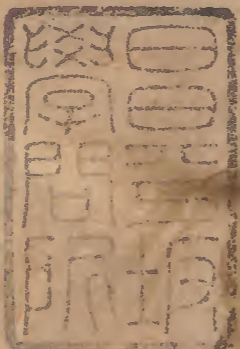


古史

五之七

本紀



漢書門	
二	一
一	一
九	一
〇	一
架	函
類	號

庫文閣內	
六五	二
函	漢
架	一

庫文閣內	
番號	漢 2211
冊數	10 (2)
函號	285 75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鐘惺曰。篇首名弃二。字。本無緊要。却接以隘巷等款。段分解弃字。覺名弃二字。亦非虛用。吳弘基曰。久將替出。后稷本領。

周本紀第五

古史五

周后稷名弃。帝嚳之子也。母有邠氏之女曰姜原。為

帝嚳元妃。禋祀上帝。以求子。見巨人迹。忻狀踐之。身

動如孕。期而生子。不坼不副。疑而棄之。隘巷。牛羊過

者。皆辟不踐。徒置之林。中會伐林者。取之。復置之水

上。飛鳥覆且翼之。姜原以為神。收而養長之。因名曰

弃。幼而岐嶷。其游戲。輒樹藝五穀。所植無不美。大及

為成人。遂好耕農事。其所稼穡。若有相之者。以此教

章昭曰。弁。稷不務。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也。密。竹律切。

民。民咸法則之。堯舉以為后稷。封之於郃。佐禹治水。播奏庶。銀食鮮食。蓋嘗得嘉種而徧種之。周人以為天所遺也。故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后稷卒。子不密立。夏后氏政衰。弃稷不務。不密失其官。自竄於戎狄之間。而居於豳。不敢怠業。不密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修后稷之業。務農積穀。用兵征伐。斥大豳土。始有朝廷。邑里之制。然猶處於復穴。無宮室之羨。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

吳弘基曰。後世和戎。遷讓。俱以。太王為倡。當孟子時。已鑿其弊。故有守死之說。

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顛立。公叔祖顛卒。子古公亶父立。自公劉以來。子孫微弱。至古公為狄人所攻。事之以皮幣犬馬。皆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此仁人也。扶老攜幼而從之。古公於是伐山刊木。立宗廟冢土。城郭宮

古史
周本紀卷五
二

鍾惺曰。自
是草創。經
編。古。公。才
似。周。公。有
周。經。制。半
出其手。現
大。非。不。徒
諸。詩。可。見
孫。鑄。曰。明
、說。破。何
等。光。明。

室黜。戎狄之俗。周之王迹。蓋始於此。古公取姜女生
三子。長曰太伯。次曰虞仲。次曰季歷。季歷取於摯。曰
太任。生昌。有聖德。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次傳昌。乃二人亡如
荆楚。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自后稷至
季歷。經夏
商千餘歲。而子孫相傳。十四世而已。使人。在位。皆
七十年。然後及此。理之所無也。蓋必有脫遺者矣。
然。今。世。無。以。考。證。姑。公。季。循。古。公。遺。業。篤。於。行。義。諸
從。史。記。之。舊。而。已。

王。懿。曰。是
時。殷。紂。無
道。史。家。節
目。亦。是。殷
周。盛。衰。節
目。

師弗煩。事季不怒。取於莘。曰太姒。比三世皆得賚妃。
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王化之盛。始
於室家。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伯夷。叔齊。
太公望。太顛。闕天。南宮适。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
往歸之。是時。殷紂無道。嘗以文王為三公。崇侯虎。譖
之。紂囚之。姜里。文王方幽囚。憂患。乃因古八卦為六
十四。為之卦辭。爻辭。謂之周易。元。儒。或。言。文。王。始。重
畫。八。卦。為。六。十。四。今
以書。洪範考之。蓋伏羲始畫八卦。其後禹得洛書。九
疇。而。其。七。曰。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

貞曰悔。是時卜筮貞悔。已見於世。則八卦之重久矣。文王之世。蓋因古人之重之卦。而為之辭耳。然明夷之辭。稱文王箕子。豈文王之後。周公又成之歟。居羨里。七年。諸侯或從之。囚紂。以此懼。閉天之法。又求羨女。奇物善馬。獻之。紂。紂喜。釋文王。以為西伯。得專征伐。中國方亂。西戎北狄。更來侵暴。天子以命文王。文王使南仲伐而却之。諸侯賴焉。密須氏不共。以兵侵周。文王禦之。敗其兵。遂滅其國。因徙居岐。渭之間。大雅言克密之後。即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也。遂伐崇侯。軍三旬不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始作豐邑。自岐涉渭。東徙都焉。周自是益大。南服江漢之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既而以兵戡。黎黎近於殷。殷人震焉。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皆質之於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愧焉。乃以其所爭為間田。而去。諸侯聞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東北既集。黎即黎陽。虞芮在馮翊。皆周之東。王業以成。文王於是受命稱王。追王古公為

古史

周本紀卷五

四

蓋法經緯
天地曰文
克定禍亂
曰武
牧殷尚白
魚兵象八
舟則殷與
周之象也

大王公季為王季文王享國五十年蓋受命九年年
九十有七而崩太姒之子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
王發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武王終三年之喪周
之受命蓋十一年矣武王大會諸侯于孟津觀政于
商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
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是時諸侯不期而
至者八百國諸侯皆欲伐紂武王猶庶幾紂恐懼遷
善是以諸侯退師還而紂不改昏亂益甚十三年武

周書云甲
子夕紂取
天智玉琰
五環身以
自焚注天
智玉之善
者庶玉則
銷天智玉
不銷紂身
盡也

王復帥諸侯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戎車三百兩
虎賁三百人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紂帥其旅若
林會于牧野周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
紂師敗績紂自焚死武王立其子武庚祿父以奉殷
後使復行殷之舊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武商容閭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四月自商還至于豐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
之野示天下弗服天下雖安兵不可弭武王始誅紂而遂歸馬放牛何也商之亡也天

下諸侯。蓋有助為無道者矣。紂既滅。恐兵以次及之。必有不安之心。武王恐其自疑。而沮兵以自救。故為之歸馬放牛。蓋以權示天下弗服而已。丁未祀于周廟。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武王追思先聖。乃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祝。封帝堯之後於蓊。封帝舜之後於陳。封夏禹之後於杞。於是力封功臣。而師尚父為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封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四十人。列爵維五。分土維三。遷九鼎于洛邑。以示卜洛之意。改正朔服色。以建子為正月。色尚赤。大事釁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中國既定。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巢伯之屬皆至。既克商二年。武王有疾。群公懼。將穆卜。周公乃為壇。告太王。王季。文王。宗禮。子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為壇。以祭。周公所以為壇而告三王者。蓋亦禮不得入廟也。欲以身代武王。王疾有瘳。及武王崩。太子誦立。是為成王。成王幼。方亮。陰周公為冢宰。聽政事。管叔蔡叔疑周

公不利成王二叔方監殷遂與武庚及淮夷畔周
公以王命伐之居東二年誅武庚及管叔而放蔡叔
封微子落於宋以代殷後成王既誅二叔有疑周公
之意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誦公
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
大恐王與大夫發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冊王
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而予弗知以致天怒今
其以禮逆周公矣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太公

召公使邦人起大木而築之歲則大熟周公終相成
王誕保文武受命凡七年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營
洛邑以為東都成武王之意詔成王烝祭於洛而歸
政焉王命公子伯禽為公後於魯而公留相周公
乃遷殷頑民居之洛邑明年淮夷復叛成王東伐淮
夷遂踐奄遷其君於蒲姑還歸在豐作周官六卿分
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於是六服群辟無不承德禮
樂興而頌聲作文王之樂為象武王之樂為武
象箭南籥



正義云昭
王南征濟
漢舟人以
膠舟進王
至中流膠
液舟解王
及祭公俱
沒于水中

山海經曰
有人而獸
身者名曰
犬戎

王維損曰
犬戎句應

文王之樂也。而鄭康成以象為大武。蓋失之矣。周公沒。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繼周公之事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太子釗。王崩而釗立。是為康王。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君陳既沒。康王復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康王崩。子昭王瑕立。王道衰。昭王南巡守。不反。崩於江上。周人諱之。昭王取于房。曰房后。生子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年五十矣。愍文武之道缺。乃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太僕。正周以復

寧。其後將伐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玉。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

古史

司本已卷五

之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弗聽征之得四
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王猶欲肆其心周
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祭公復為祈招之詩以
止之其詩曰祈招之愔兮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
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祈招者周之司
馬也王是以獲沒其身蓋享國百年耄荒而命呂侯
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之法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
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刑之疑有

孔安國曰
六兩曰錢
以黃鐵也

赦五罰之疑有赦墨辟疑赦其罰百錢劓辟疑赦其
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錢
大辟疑赦其罰千錢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
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凡五
刑之屬三千穆王立五十五年而崩子共王絜扈立
共王崩子懿王難立王室始衰懿王崩共王弟辟方
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懿
王王室益衰王亦有惡疾王子朝告諸侯曰夷王懿
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

夷

古史

周本紀卷五

九

望以祈王。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
身是也。是夷王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說榮夷公。大
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夷公好利而不
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
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
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
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
怵惕懼怒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
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
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
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
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
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
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
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

道惺曰。愚
人奇想

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
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
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
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
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
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
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
可壅也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彘晉地彘
之亂公卿
相與和而
修政事故
曰共和

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
王不從是以及此今殺太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
夫事君者諗而不懟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
代太子厲王居彘諸侯無所適從共伯和者時之賢
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凡十
四年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故曰共和又左傳
王子朝奔楚告于諸侯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
流王子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定而有志而後效官
推是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為政者
矣莊子曰共伯得之於厲主死於彘太子靜立是為
共首則所謂共和者也

古史
國本紀卷五
十一

陳仁錫曰
必世百年
之思是以
難也

宣王宣王即位遭旱恐懼修德勸分民忘其災任召
虎申伯仲山甫尹吉甫皇父之徒內修政事安集流
散習車馬考宮室畜牛馬外則懷來諸侯攘却戎狄
周以復興既而少懈不藉千畝虢文公諫不聽十二
年魯武公來朝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
曰不可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
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
是自誅王命也王卒立之及魯侯卒魯人殺戲而立

括三十三年乃伐魯而立孝公諸侯自是不睦三十
九年伐姜戎氏戰于千畝王師敗績復喪南國之師
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曰民不可料也古者不料民
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
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生
死出入往來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
於藉蒐於農隙耨穰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
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王不聽卒料之四十一年

徐廣曰三
川涇渭洛
也韋昭曰
周鎬京
地震動故
三川亦動

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
陽父曰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失其序民
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
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
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
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今周德若二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山
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

王鑿曰褒
姒事甚奇
國語文又
奇常昭曰
蔡邕所吐
沫女子七

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娶壬申生太子宜臼又得褒
姒生子伯服愛褒姒將黜申后及宜臼而立之伯陽
父曰周亡矣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覆筵卜
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吉於是布幣
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櫝而去之比三代莫敢發厲
王之末發而觀之蔡流於庭化為玄龜以人王宮童
妾既亂而遭之既筭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
王之世童謠有之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

歲而毀齒
曰齒許嫁
而笄山桑
曰縷弧弓
也其木名
服矢房也

鍾惺曰良
是風蕪不
然有何足

是器者王使執之逃而遇所棄妖子聞其夜啼哀而
收之遂亡於褒三人有罪請入棄女于王以贖幽王
見而愛之故伯陽父曰禍成矣無可柰何幽王以尹
氏為太師皇父為卿士番為司徒冢伯為宰仲允為
膳夫聚子為內史蹇為趣馬檮為師氏皆讒慝貪暴
淫辟之人而褒如之黨也褒如不好笑幽王欲其笑
萬方故不笑幽王為漢樂大鼓有寇則舉塗諸侯悉
至至而無寇褒如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塗其後

不信諸侯益不至申侯以申后故與繒西夷大戎攻
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諸侯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虜褒如盡取周賂而去伯服自立謂之攜王諸侯黜
之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平王辟戎狄
之暴東徙洛邑依晉文侯鄭武公以為固周自是失
文武之舊諸侯強并弱齊晉秦楚始大政由方伯天
子反與諸侯比周之變風始作謂之王黍離云平王
五十一年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鄭

鍾惺曰若
提若欲節
次警然

桓公武公皆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莊公怨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及公周之禾。三年，鄭伯來朝。王不為禮。周桓公諫，不聽。鄭伯自是不朝。四年，王使凡伯聘于魯，我私怨。凡伯伐之于楚丘以歸。十三年，王帥陳蔡之師伐鄭。三人先敗，陳蔡射王中肩。二十三年，桓王崩。子泄王佗立。王弟克有寵于桓王。桓王屬之周公黑肩。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弗聽。莊王二

年，周公將弑王而立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克奔燕。衛人不義其君朔，逐之而立黔牟。八年，諸侯伐衛以納朔。九年，王使子突救黔牟，不克。朔入于衛。十五年，王崩。子僖王胡齊立。僖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王崩。自莊王僖王崩，葬皆不赴於諸侯。諸侯莫弔。子惠王閻立。初，莊王嬖妾姚生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二年，五

大夫作亂，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衛。衛師、燕師伐王，立子頹。三年，王出居鄭，櫟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謂虢公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奸王之位，禍孰大焉？今子頹歌舞不勸，是樂禍也。曷納王乎？」虢公許之。四年，同伐王城，殺子頹，逆王而復之。鄭伯享王，王賜之鞶鑑，予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王巡虢守，賜虢公爵，與之酒泉。鄭伯由是怨王。十年，王使召伯廖命齊桓公為侯伯，且使伐衛，討立子頹。初，王取于

陳曰：惠后生子帶，有寵，將廢太子鄭而立帶。二十二年，齊桓公率諸侯會世子鄭于首止，以定其位。王怒，使周公召鄭伯，教之叛齊，從楚。鄭伯逃歸，不盟。齊人伐之。二十四年，王崩，鄭畏帶，告於齊。明年，齊為之合諸侯于洮，鄭立，是為襄王。四年，叔帶召楊拒、泉臯、伊洛之戎，同伐京師。秦晉伐戎以救周。五年，叔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周。六年，齊侯使仲孫湫言叔帶於王，將歸之。湫見王，不敢言曰：「王怒未怠，不十年不

陳仁錫曰
富大夫剝
之碩果也
史記忽畧

召也。以戎難，故諸侯戍周。十五年，富辰言於王，請召
叔帶，帶自齊歸于京師。十七年，鄭人伐滑，王使伯服
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怒，王之不予厲公爵，又怒王
之與衛滑也，遂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
鄭有平衛之勲，又有厲宣之親，今不忍小忿而棄之，
不可。」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狄伐鄭，取櫟。王德
狄人，將以狄女為后，富辰又諫曰：「臣聞報者倦矣，施
者未厭，狄固貪，憚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

不表此連
果有意

必為患，王又弗聽，遂納之。叔帶通焉，王緦狄后，頹叔
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叔帶以狄師伐王。」
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聽，以及此，我若不出，王其
以我為慙乎？」遂與周公忌父、原伯、毛伯死之。王適鄭，
處于汜，叔帶以狄后居于溫，王使告于晉，晉文公新
得國，欲勤王，以求諸侯。十八年，晉師納王，而誅叔帶。
王賜之南陽之田。二十一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
王往勞之，踐土。晉侯以楚俘獻，鄭伯傅王，王命尹氏

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策命晉侯為侯伯。王子虎及諸侯盟于王庭。冬，晉文公復會諸侯于溫。召王以諸侯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衛成公殺其弟叔武。其大夫元咺訟之於晉。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晉人乃歸衛侯。三十四年，襄王崩，子頃王。王臣立。頃王六年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王崩，不赴于諸侯。

子匡王班立。六年崩，弟定王瑜立。定王元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十四年，宣榭火。十七年，晉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徵戎，將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孔子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不諱敗，言自敗也。定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王生而有髭，周人以為神，故以蒸謚。二十三

吳弘基曰
此諫亦與
居公諫同
理同義然
前文較的
突

年穀洛關將毀王宮王將壅之以節宮太子進諫曰
古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天地成而聚
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汗庠以鍾
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
散越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故能上下相用以待
不虞昔共工棄此道也壅防百川墮高堙庠以害天
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共工用滅及有崇伯鯀播其
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羽山其後伯禹念前

之非高下之疏川渠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
天下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
至於爭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弗聽二
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貴立二年儋括欲立王弟佞
夫佞夫弗知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華成殺佞夫儋
括奔晉十八年太子壽卒二十一年王將鑄大錢單
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
以拯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

必弘基曰
廢輕作重
此兩不相
全之弊乃
知矯枉之
法水足深
時

徐渭曰文
特鮮矯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
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
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二十三年王將
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又諫曰夫鐘不過以動
聲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弗
及非鐘聲也先王之制鐘也夫不出鈞重不過石今
鐘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
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茅坤曰晉
可謂不負
周室

王又不聽遂遇心疾太子壽之卒也王立子猛又嬖
子朝與賓孟謀欲立之殺子猛之傅下門子單子劉
子不順二十五年王將去單劉而立子朝不及而崩
子猛立子朝作亂劉子單于以王猛居于皇晉籍談
荀躒帥師助之入于王城子猛卒謚曰悼王周人立
其弟勾是為敬王敬王元年王出居狄泉尹氏立子
朝四年王告急於晉晉荀躒趙鞅帥師納王子朝奔
楚五年晉人帥諸侯以戍周十年王殺尹氏固召伯

按左傳作僖

李贄曰。表
周變戰國
向亦隱伏
此特可顯
誅矣

盈原伯魯之子。皆子朝之黨也。襄弘與劉文公謀城
成周。王使告於晉。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
令城事。十一年正月始城。三旬而畢。十五年吳入楚。
王人因楚亂。殺子朝。十六年。翩僖以子朝之徒。因鄭
人以作亂。晉閻沒成周。王出居姑。十七年。劉子單
子敗尹氏。王入于王城。二十八年。晉人逐范氏。討范
氏之黨。殺襄弘。三十九年。齊田恒弑其君簡公。凡諸
事他國皆不書。此所以書者。自田氏篡齊。
三家分晉。遂為戰國。變之大者也。他放此。四十九年。

敬王崩。子元王元王立。元王崩。子貞王貞王立。史記

王世本。作貞王。皇。補。蓋。解。貞定王。司馬貞。索隱。以為
周家不應有兩定王。况世數非遠。然皇甫謐。彌縫上
書之錯。而謂之貞。我。未為。貞王。十六年。三晉滅。知
得也。當以貞王為。今從之。貞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

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

王立。五月。少弟蕞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考王

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威烈王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

桓公。以續周公之官。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

南來同
公也
公也
公也
公也

索隱曰：按西河桓公名揚，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王鑿曰：又成一間如。

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華，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威

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二十四年

崩。子安王驕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

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

歲復合，合十七歲而伯王者出焉。秦之先君始為周

襄公七年始列為諸侯，所謂別也。自襄公七年至

昭王五十一年，滅周凡五百一十六年，所謂復合也。

自昭王五十一年至始皇九年，十年烈王崩，弟顯王

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

於秦。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致伯

於秦。孝公二十七年，秦會諸侯，逢澤，即以朝王。三十

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

四年，秦惠王稱王。時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

子慎靚王定立。慎靚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時東西

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楚以

周為秦將伐之。蘇代為周說楚王曰：言周之為秦甚

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

兵弘基曰。周君二。字可為寒。心。綱領。倒。其。未有甚。于此時者。也。都。以。諸。曰。聽。當。是。見。

聽于秦是信守意

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西周武公也。時王報微弱。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於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

秦也。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南陽。周君將以為詞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器。必可以盡矣。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無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曰。子

古史

周本紀卷五

二十三

期

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楚圍雍氏，則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遣使止之。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大怒，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秦興師臨周，以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弗憂，請東借兵。

兵弘基曰：何塗之從，一向早已謝絕其求。

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說，發兵五萬人，使田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願東解之。顏率至齊，謂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梁之君臣欲九鼎。

古史

周本紀卷五

二十四

竊嘆戰國策士何智列君何愚

昔

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必不出。王曰寡人將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皆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也。九二八十一萬人。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速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

命齊王乃止。二十二年秦攻魏將師武戰國策於伊

闕進兵而攻周或為周謂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

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令秦攻周而得之則

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

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

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而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

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不能支必

因君而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去之是君存周

策務曰曰君而講尚

古史

周本紀卷五

二十五

是二着存
周而戰秦
魏為周謂
季克之一
著也者策
七八而鋒
慶快利
鄧以贊曰
妙喻其態
然可毒

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仆師武北取趙，蘭離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天將兵出塞攻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吾非能教子，支左誑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不以善息少焉。

其必基曰
官所之君
非甘也
帝依而曰
散畏天下
尚是人心

氣衰力勸，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息。今破韓魏，仆師武北取趙，蘭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天將兵出塞，背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四十五年，周君之秦，二攻周，最謂秦王曰：攻周實不足以利，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散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忝，西周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

未死周澤
未新也

師

軍穆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
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君王報卒，周民
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愚。後七歲，
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既不祀，漢興，武帝封泰山，東
巡守至河南，求周苗裔，得其後，嘉封之三十里，號曰
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祀。

蘇子曰：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
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都乎文哉。吾從周。余讀

莫弘基曰
文理二字
分析不開
備見之論

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
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簡曰篇，物各得其
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
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
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
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
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
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

茅坤曰古
人讀書經
緯如此故
有自得處
晉絕今古

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搗土。釀土。釀土。墼。三。及。茅。茨。不。剪。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嘗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醑。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漫。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

每以讚曰
安字點動

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初。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醴。薦於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太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

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眾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

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為法也。

茅坤曰。忠質文三字。以之名三代之治。則可以之論三代之相救。而又謂若循環。然則不可當其風氣之日開。而聖人以漸為之經緯其間。至周而文始大備。及周之衰。而苟有王者起。亦不過循文武成康之遺。爾豈得又推文而與之忠與質乎哉。不

然○湯○何○以○纘○禹○舊○服○而○武○王○之○克○商○也○亦○特○曰○政○
由○舊○故○予○獨○謂○夏○未○嘗○尚○忠○商○未○嘗○尚○賢○周○亦○未○
嘗○尚○文○此○皆○後○世○之○所○以○仰○觀○三○王○之○典○禮○與○其○
其○風○俗○之○可○見○者○而○強○名○之○爾○孔○子○曰○周○監○乎○二○
代○郁○乎○文○哉○頌○美○之○也○假○令○如○後○世○儒○相○救○之○
說○孔○子○於○此○又○深○言○之○矣○何○以○獨○遺○此○一○段○議○論○
鍾○惺○曰○古○公○立○季○歷○以○傳○昌○積○德○累○仁○使○子○孫○得○
待○時○乘○勢○以○有○天○下○此○亦○開○國○立○家○至○情○初○無○損○
於○古○公○故○翦○商○之○說○周○人○自○道○之○初○不○為○其○祖○父○
諱○也○而○後○人○乃○屑○焉○代○為○之○諱○不○亦○多○事○乎○是○
欲○使○前○而○古○公○後○而○武○王○與○文○王○同○一○行○徑○而○後○
可○此○古○聖○賢○必○無○之○勢○孔○子○論○周○之○至○德○自○太○伯○
文○王○外○不○強○及○其○他○嗚○呼○盡○之○矣○

按秦封域
近禹貢雍
州西垂鳥
鼠之山。蕪
得西周幾
內八百里
地在荆岐
終南。敦物
之野。後稱
王并東周。

秦本紀第六

古史六

秦之先帝顓頊之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
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氏之子曰女華女華
生大費佐禹平水土帝錫禹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
亦大費為輔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爾阜游
游音旒謂阜色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
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栢翳賜姓嬴氏
尚書謂之
益伯大費生二子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

伯益大費生二子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

古史

秦本紀卷六

一

氏若木玄孫費昌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下之。使御吉。遂以為御而妻之。中衍之後世以有功。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湍。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多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棺北方。還無所報。死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其後有造父。幸於周。

穆王封於趙城。趙衰其後也。惡來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大凡。大凡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子中湍。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予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

孫鑛曰秦
字始見于
此

所以為王。王其圖之。孝王曰：昔栢翳為舜主畜，多
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
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
女之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
年卒。子公伯立。公伯三年卒。子秦仲立。秦仲三年，周
厲王無道，諸侯多叛之。西戎為亂，滅大丘。大駱之族
秦仲好賢，賢者歸之。始有車馬侍御禮樂之好。秦人
所為賦車鄰也。周宣王即位，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

吳弘基曰
秦始合而
大鍾惺曰世
父亦是好
男子讓弟
先是難事

秦仲立三十三年，為西戎所殺，有子五人，長曰莊公。
宣王乃召莊公昆弟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立
以為秦仲後，并與其先。大駱地。大丘為西垂大夫。莊
公居大丘，生三子，長曰世父。世父曰：我殺我大父，我
非殺我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我，讓其弟為太子。是
為襄公。莊王立四十四年卒。子襄公立。襄公元年，以
女弟繆嬴為豐王妻。二年，戎圍世父大丘，虜之。歲餘
復歸世父。七年，周幽王以褒姒故，廢太子宜臼而立

陳仁錫曰。西岐。周家王基也。舉以予秦。人代周之。實始于此。

伯服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大戎與申侯攻幽王。殺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以戎難。故東徙維色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乃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祠白帝。西時。十二年伐戎。至岐。卒。子文公立。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吉。即營邑之。十年。文公夢黃地自天下。

余有丁曰。秦法自來。慘刻。蓋夷狄之教俗也。

屬地。其口止於廊衙。以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遂作廊時。用三牲。祭白帝。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初設三族之刑。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四十八年。太子卒。賜謚。彈公。以其子為太子。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殫公子立。是為寧公。寧公二年。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八年。侵

鍾惺曰魯
莒牛為叔
孫氏殺二
子立昭子
然討豎牛
者即昭子
也三父為
秦殺出子
而立武公
然討三父
者即武公
也彼二人

莒莒敗我莒伯先出在魏遂與周師圍魏執莒伯萬
以歸將納之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年立立
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魯姬生太子武公及德
公庶子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
而立出子出子生五歲矣二年納莒伯萬于莒六年
三父等殺出子而立故太子武公元年伐彭戲
氏至華山下居平陽封官三年討出子之亂誅三父
等夷三族十年伐邾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

巧○作○職○臣○
賊○出○于○他○
以○便○尋○常○
之○尋○常○
不○足○以○擊○
之○
也○

滅小虢十九年齊桓公始伯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
陽初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有一子曰白不立封
之平陽立弟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三
百牢祠廊時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萬伯來
朝二年初伏礫狗邑四門以禦蠱
也德公生二十三歲而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
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宣公立四年作密時祭青帝
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子九人莫立立其

按蠱者熱毒故礫
狗以禦之狗陽畜

凌約言曰
序次極明
潔。

陳子龍曰
忽接七十
餘文章工
妙絕有波
瀾。

鍾惺曰百
里後論蹇
叔之賢皆
從識上看
出可謂觀
其大者
觀侯與蹇
叔交步

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蒞伯來朝。成公立四年卒。子
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
勝之。四年。取於晉。晉獻公之女。而太子申生之姊也。
五年。晉獻公滅虞。執虞公。與其大夫百里奚。以媵穆
姬。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
贖之。恐楚人不。予乃以五羖羊皮贖之。百里奚已七
十餘矣。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亡國之臣。何足
以言政。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

三。曰。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
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
齊。乞食。餒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
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
頹欲用臣。蹇叔止。臣復去。得不誅。臣事虞君。蹇叔
亦止。臣知虞君不用臣。而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
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以是知其賢。於是穆公使
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晉獻公既殺太子申生。

古史

秦本紀卷六

六

者其為人
為他日共
事之地薦
蹇叔于繆
公所謂以
人事君然
非平日無
心中緊着
日臨時安
能應手。



鍾惺曰妙
論妙理繆
公於此別
有機權
妙在從不
好處看出
好處

吳必基曰
初晉早來
請粟于豹
說繆公勿

六年晉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梁梁近秦欲因穆姬
以求入九年晉獻公卒驪姬子奚齊為後晉大夫里
克殺之荀息立卓子克又殺之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穆公許之以兵會齊師納夷吾于晉十年晉侯殺里
克背內外之賂使丕鄭來聘且謝緩賂丕鄭里克之
黨也言於穆公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賂
以召之臣出晉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穆公使冷至
報問且召三子冀芮疑之遂殺丕鄭鄭子豹奔秦謂

穆公曰晉侯背大主而忘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
穆公曰失衆安能殺違罪誰能出君不許十三年晉
饑乞糴于秦穆公問於公孫枝枝曰重施而報君將
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而討焉無衆必敗問
於百里奚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
道也行道有福丕豹請伐之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乃輸粟于晉自雍及絳謂之泛舟之役十四年
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予十五年伐晉戰于韓原晉

古史

秦本紀卷六

七

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曰。飢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及秦飢而乞晉。君臣甘心焉。何負人之深。上下相一。

戎馬還寧而止。穆公從之。晉韓簡輅穆公將止之。晉大夫慶鄭屢諫。晉侯不聽。慶鄭怒。乃以救晉侯。誤韓簡。遂失穆公。秦反獲晉侯。以歸。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吏將法之。公曰。豈以畜產害人乎。飲之酒而赦之。及戰。三百人者皆從。以死救公。故免。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榮。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穆公與大夫

陳子龍曰。秦以夷狄之道遇重耳。重耳初謝後受。繆公益禮。或寬其從權。然而倫實。

謀舍諸靈臺。晉呂甥來盟。改館晉侯。饋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而征河東。十七年。晉太子圉來質。歸河東。而以女妻之。梁伯好土功。既城而弗處。命曰新里。秦人取之。梁人相驚曰。秦將襲我。乃溝公宮。民懼而潰。秦遂取梁。二十二年。晉太子圉亡歸。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太子圉立。晉公子重耳自楚入。秦穆公納女五人。圉之妻與焉。二十四年。以兵納重耳于晉。晉師軍于廬柳。穆公使公子繫諭之。乃退。重耳入于晉。殺子

清矣。

吳弘基曰
史記不載
杞子第六
鄭人有賣
鄭于秦更
推

圍於高粱。秋，周襄王弟帶以狄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王使來告難，穆公以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使小子憇以兵從晉文公，敗楚于城濮。三十年，秦晉圍鄭，使燭之武言于穆公曰：「君何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穆公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而歸晉師。亦歸。三十二年，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來告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潛師而來。」鄭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必死是間，吾收爾骨焉。」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以君命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人使皇武子辭焉。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滑，晉之邊。」

陳子龍曰
弦高一賈
耳。而机智
忠勇。一時
輻輳。莫謂
市井無義

非所聞也。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必死是間，吾收爾骨焉。」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以君命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人使皇武子辭焉。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滑，晉之邊。」

士也。

邑也。晉先軫言於襄公，發兵及姜戎，敗秦師於殽，獲其二帥，文嬴請於晉侯而歸之。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乃作秦誓曰：「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仇，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詞，我皇多有之。昧，我思之，蓋悔不用蹇叔也。」於是復任孟明以政。三十五年，孟明復伐晉，敗于彭衙，歸而穆公用之不替。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晉趙衰言於諸大夫

王維楨曰，奇論亦切論。

曰：秦師又至，必將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我使由余於秦，由余本晉人，亡入戎，聞穆公賢，故來觀之。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自上古皇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乃小治；及其後世，阻法度之威，以督責于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至於篡弒。」

古史

秦本紀卷六

十

陳仁錫曰
深察遠慮

鍾惺曰
畢竟秦譎而
由余賢直
然從得士
一念生出
請來所以
伯也

陳仁錫曰
屢言秦人

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狄○不○然○上○合○淳○德○以○遇○其○下○
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此○真○聖○
人○之○治○也○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
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患○之○廖○曰○戎○君○處○僻○匪○未○聞○
中○國○之○聲○也○君○試○遣○女○樂○以○奪○其○志○留○由○余○莫○遣○以○
失○其○期○戎○君○怪○之○必○疑○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穆○公○曰○
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兵○勢○盡○
察○止○令○廖○以○女○樂○二○八○遺○戎○君○戎○君○受○而○說○之○於○是○

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因○使○人○間○要○之○由○
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之○之○問○伐○戎○之○形○二○十○六○
年○穆○公○復○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
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三○十○七○年○穆○公○以○由○余○計○伐○
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伯○西○戎○是○歲○楚○穆○王○滅○江○
穆○公○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
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三○十○九○年○穆○公○卒○葬○
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

古史

秦本紀卷六

十一

從死者極
著其暴為
戒深切

虎皆在秦之良也。秦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穆公子
四十八人太子瑩代立。是為康公。晉襄公之弟雍在秦。
襄公卒。太子少。趙盾使先蔑士會逆雍於秦。將立之。
康公元年。以兵送雍。至今狐趙盾畏逼。更立太子。而
背秦反擊秦師。秦師敗。先蔑士會來奔。二年。伐晉。取
武城。四年。晉伐我。取少梁。我伐晉。取北徵。六年。使西
乞術聘魯。始通東諸侯。各伐晉。取羈馬。晉趙盾帥師
從我於河曲。其將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

待之。從之。秦人欲戰。問於士會。士會知駢之謀。曰。趙
有側室曰穿。好勇而狂。若以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
晉上軍。穿果追之。趙盾不得已。乃皆出戰。交綏。秦師
夜遁。史駢請追之。穿又不可。乃止。晉人患我之用士
會也。七年。使魏壽餘偽叛。以誘士會。康公為之出兵。
秦兵在河西。魏人在河東。使士會與魏人言。魏人得
士會。諜而歸。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緡立。元年。晉
人將求成。使趙穿侵崇。曰。秦急。崇必救之。可以求成。

秦不許。二年，伐晉圍焦。四年，共公卒，子桓公立。四年，晉人白狄伐我。二十三年，與白狄伐晉。二十五年，秦晉為成，會于令狐。晉厲公先至，桓公不肯涉河，使史穎盟。晉侯於河東，晉使卻欒盟桓公于河西，歸而背之。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二年、七年，晉侯以諸侯之師伐我，我師敗績。晉師濟涇，至侯麗而還。二十八年，桓公卒，子景公立。景公五年，晉悼公立。晉復伯。二十三年，景公使士稚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令尹子囊畏

晉不敢，楚共王強為我出師。秦師侵晉，人饑不能報。十五年，晉悼公伐鄭。楚子囊乞師以救鄭。鄭畏晉，卒從晉盟。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晉，敗晉師于櫟。十六年，庶長無地會楚子囊伐宋。秦嬴歸于楚。十八年，晉荀偃及諸侯之大夫伐我濟涇，至于榭林。荀偃欲戰，其將欒黶不順，以下軍先歸。晉師遂歸。黶之弟鍼與士鞅馳秦師，死之。士鞅反，欲殺黶。鞅來奔。二十八年，秦晉為成，使伯車如晉。涖盟。晉使韓起來盟。三十年，公弟

鍼如晉修成以兵會楚侵吳及鄭鍼有寵于桓公有車千乘三十六年鍼懼選出奔晉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鍼歸自晉十四年楚平王為太子建取於秦至國費無極勸王取之使令尹子瑕來拜夫人三十年吳王闔廬伐楚入郢楚昭王亡奔隨其大夫申包胥來告急立於庭下而哭七日不絕聲勺飲不入哀公哀之使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

子泰死謚為夷公立其子是為惠公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壅河旁一作阿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初縣潁陽晉取武成二十四年晉亂殺知伯分其地與韓魏趙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厲共公立三十四年卒子蹇公立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伐我至渭南十四年蹇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勗與大臣圍

吳越基曰
秦風刻慘

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立昭子
之子是為靈公靈公四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年城
籍姑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
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簡公六年令吏初
帶劍塹洛城重泉十五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
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出子
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
子及其母沉之淵秦自懷公以來數易君君臣乖亂

從死之少
甚至百十
十七人獻
公止之故
特書曰止
從死美之
也

許愿元曰
序孝公又
自一覽界

晉奪秦河西地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四年
正月庚寅子孝公生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櫟
陽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
黻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
年獻公卒孝公立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強
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
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
非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爭

古史

秦本紀卷六

十五

王維禎曰
序先世終
公政績詞
簡而壯

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會盟。夷翟遇之。孝
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元年。下令國中
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
為界。西伯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
世開業。其美會往者。厲蹀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
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昇秦醜。
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從治櫟陽。且欲東伐。復
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

鍾惺曰。此
亦世界一
大變局。閱
墨伯亦云。

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
之分土。於是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原王。衛鞅聞是
令。下西入秦。因景監見。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
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賞罰。孝公善
之。甘龍。杜摯等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
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七年。與魏惠王會杜
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為太良。造將兵
圍魏安邑。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闢徙都之。并諸小

莫猶記事
也。即象魏

鄉○聚○集○為○大○縣○一○令○凡○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

地○度○洛○十○四○年○初○為○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

侯○畢○賀○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途○澤○朝○天○子○二○十

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印○封○鞅○為○列○侯○號○商○君○二

十○四○年○與○晉○戰○岸○門史記本紀作馬門年表作岸門秦與韓魏戰非馬門也虜

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誅○衛○鞅○鞅○之○初○為○秦

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

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師○傅○於○是○法

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三亡因

以為反卒車裂以徇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

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為王蘇秦

自燕入趙說諸侯約從以拒秦五年以陰晉人公孫

衍為大良造東說齊魏與共攻趙以敗約從史記秦本紀及

六國世家皆不言蘇秦約從事秦本紀止言犀首為

大良造趙世家止言決河水灌齊魏然皆不言其攻

今採蘇秦傳載之秦趙事中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

以為此大事不可不錄也

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
應園焦降之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洽以絕秦
於楚魏敗楚於南陽秦責賂于魏不與管涔謂秦
王曰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而背之
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令必與秦地矣是魏
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也魏若不
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
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張

吳基曰
改元始此

儀相秦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為臣更
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十三年韓君為王使張
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十四年魏始稱王更為元年
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太子來朝
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七年樂池相秦韓魏趙
燕齊楚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
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八年
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

陽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伐敗趙將泥伐
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
岸門斬首萬走其將犀首公子通封于蜀陳莊為蜀
相陳莊相蜀據張儀傳及華陽國志云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
疾攻趙虜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
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六百里
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攻楚到滿助
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趙召陵丹犁臣蜀相莊殺蜀

侯來降

殺公子通也案後蜀侯名輝知通已死

惠王卒子武王立韓魏

齊楚趙皆賓從武王元年與魏哀王會臨晉誅蜀相

莊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犁二年初置丞

相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與韓

襄王會臨晉外南公揭卒樗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

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茂於是請

攻魏其秋甘茂左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

六萬涉河城武遂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

陳子龍曰
秦之一統
局而已形

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膺八月
武王卒族孟說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稷
是為昭襄王昭襄王名見趙世家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
后武王之卒也昭襄王為質於燕人送歸得立昭
襄王元年嚴君疾為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庶
長壯與大臣諸公子為逆皆誅死惠文后亦不得其
死紫穰侯傳武王母號惠文后武王死則惠文后昭王之嫡母也秦俗猛暴雖殺嫡母亦不足怪然與穰侯傳異出悼武王后歸之於魏三年王冠與楚王會

黃棘與楚上庸四年取蒲坂彗星見五年魏王來朝
應亭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輝反史記不記輝之封為蜀侯祭而歸昨後母疾之加毒以進王怒誅之蓋非反也未知孰信司馬錯定蜀庶
長吳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日食晝晦七年
拔新城樗里疾卒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楚
懷王來朝因留之九年齊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吳攻
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亡走趙不受
復入秦薛文免樓緩為丞相十一年齊韓魏共攻秦

古史
秦本紀卷八
二十一

吳弘基曰
一句已定
必講之案
樓緩豈不
能決

軍於函谷。求出楚懷王。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

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史記於此。言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至年魏哀王二十三年。韓襄王二十五年。齊湣王二十八年。秦留楚懷王。明年孟嘗君得脫歸。相齊而怨秦。約韓魏共攻秦。求出楚懷王。湣王二十八年。三國攻秦。至函谷。求出懷王。而不得。而史記于此。言攻秦者。六國又于齊韓魏世家。年表。魏哀王二十一年。韓襄王二十四年。齊湣王二十六年。皆言三國同起兵者。而韓襄二十六年。表復言與齊擊秦。與我武遂以和。三國之間。三國不應再擊秦。且戰國策亦止言三國。今以秦本紀之年。及孟嘗君傳。彗星見。楚懷王死於秦。事為定。并改定三國世家。

古史
秦本紀卷六
二十一

歸墓十二年樓緩免魏冉為相予楚粟五萬石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亡奔魏任鄙為漢中守十四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魏冉免相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十七年東周君來朝以垣易蒲坂皮氏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

東帝已復去之呂禮來自歸齊滅宋任鄙卒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齊取河東為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齊湣王走莒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兵去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

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穰侯再復相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白起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為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三十四年白起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與穰侯魏人范雎入秦上書見王言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不便於國王拜范雎為客卿二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四十一年夏攻魏取

邢丘懷范睢復言於王曰。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君華陽君。華陽一作葉陽涇陽君佐之。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人者。恐萬世後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王恐。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而拜范睢為丞相。封應侯。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陽鄠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孰賢。對曰。不如王曰。

張榜曰。整態似五旬。而舉人力。不至口氣。

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中旗對曰。中一作申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板。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

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
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
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
王之必勿易也。昭王聞之而懼。四十三年白起攻韓
拔亢城斬首五萬。十四年攻韓南陽取之。四十五
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華陽君惺出之國未至而
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發兵擊秦相
距秦使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

十八年十月韓獻桓雍秦軍分為三軍白起歸王齕
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
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
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戰不善免。王齕代將。十
月將軍張唐攻魏為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年武
安君白起得罪為士伍遷陰密張唐攻鄭拔之。十二
月益發卒軍汾城旁白起未至陰密賜死齕攻邯鄲
不拔去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軍走流

兵弘基曰此舉未必即為天下之正發憤人之予之既周之名號未成乎請至頓首受罪則不禁替然長涕矣○秦昭王

死河二萬人汾軍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
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秦斬首
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
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
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自歸於秦頓首受
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王受之歸其君於周
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三
年天下來賓魏後至秦使摎伐魏取兵城韓王入朝

瓜九鼎一飛入泗水餘入秦中

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
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而合
其葬於先王韓王襄經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
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十月己亥即位赦罪人修
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
楚立莊襄王本名異人養母華陽太后楚人也故更名楚大赦罪人修先王功
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使相
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封其君陽人以奉其祭祀

後史記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

秦本紀卷六 二十六

孫鑲曰。卷
亦秦始終

興亡之變
于此。

使蒙驁伐韓。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
元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二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
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三年
王齮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帥五國兵擊秦。
秦却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襄王卒。
秦紀多以先王之末年為後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
王之元年。今皆以年表為定。
秦王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號始皇帝。
立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為二世皇帝。三年。諸

侯並起。畔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
誅之。遂滅秦。本嬴姓。其後以國為姓。有徐氏。鄭氏。
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
氏。白冥氏。飛廉氏。秦氏。然秦以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蘇子曰。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逡巡
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
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
伐。既已昇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

古史

秦本紀卷六

二十七

陳子龍曰
向只作好
賢之什草
讀過如

此體物便
是秦家氣
運

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况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垂與戎翟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為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

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徃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是為非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桓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游于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為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

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况於力行仁義。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為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守。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洪邁曰。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獨秦不然。始與謀國。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率之所以有天下者。諸人之力也。

代仁錫曰秦始皇以昭王四十八年生五十二年而漢之高皇帝亦生莊襄王之元年而周亡次年始皇立而嬴姓之秦亦亡能滅人而不知已之亦滅也能盜秦而不知為人盜也此猶其遠者也不韋欲以呂政王秦而政以呂政殺不韋可見人發殺機而天隨以殺機應之○紀秦斬首之數凡十一處以秦之尚首功也不言其暴而暴自見

按襄公十九年得陳寶索隱曰漢書郊祀志云文

公獲若石云於陳滄北坂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雌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又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鼠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媚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搔其首媚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遺二童子化為雉雌上陳倉北坂為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雉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于南陽皆如其

言也。○襄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正義
曰錄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
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
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
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
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
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
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

特。祠是大梓牛神也。今俗畫青牛障是。○秦師輕
而無禮。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起乘示勇也。吳

弘基記

生於邯鄲。因名。政年十三。莊襄王卒。政代立為
王。是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秦

秦本紀第六終

秦本紀卷六

三十一

今陸曰秦
與趙同初
以趙城為
秦故地趙
秦故地趙
秦故地趙
秦故地趙

索隱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為崇故姓趙○徐廣曰始皇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後以始皇諱故正音征唐順之曰待言始皇并天下故先提出在

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代
南山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然繞樹
中間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然繞樹
人語聞公如
其基始
始皇嘗臨臨天下門不卷甲束兵徒乘亦與也
林林吳大棘北中今尚畫青牛刺兵口秦時

秦始皇本紀第七 古史七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昭王四十八年正月旦生於邯鄲因名政年十三莊襄王卒政代立為秦王是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蒙驩王齧庶公

古史 秦始皇本紀卷七

氏。

等為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韓遣水工鄭國來間作鄭國渠，欲以散秦不暇外事。二年，庶公將攻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薨，死。十月蒙驁攻魏，陽有詭。歲大饑，四年拔陽有詭。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蒙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

嫪毐音牢
藹○按河
魚大上言
遭水害

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兵出，五國兵罷，拔衛以益東郡。其君角率其枝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蒙驁死。收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卒。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卒死者戮其尸，遷其民於臨洮。河魚大上，民東就食。魚嫪毐封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

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陳子龍曰此後世冒功之始

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三歲

金隱星生曰秦王非畏名義也畏諸侯倍秦故畏名耳

以河西太原郡為毒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桓蒲陽四月王在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宮騎戎翟君公舍人欲攻斬年宮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官者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

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月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嫖毒免遷太后雍桓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群臣以太后事諫王相繼死者二十七人齊人茅焦說王曰秦方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背秦王乃自迎太后於雍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斯因說王請先取韓以恐他

陳仁錫曰
當時諸侯
實可哀

國於是使斯下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知伯夫差，湣王之所亡也。願大王無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天下之士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相與聚于

曰：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母相與鬪者，投之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于是使唐雎載音樂，余之五千金，居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夫合縱大事也，天下之士至衆也，而二千金足以鬪之，士賤如狗，秦已破，即從不散，何損于秦？然六國君臣亦何使士之窮而饕至此乎？秦一國耳，能以三千金鬪天下士，天下之為國者，六獨不能先其未鬪而收之乎？秦非惟料士之賤而易于取，亦已料六國之慳而難于予矣。

王用其計，見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之，以為國尉。卒用其計策。十一年，呂不韋出之河南，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

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

攻闕與檫陽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呂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奪爵遷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

韓亡于此

陳仁錫曰漢高至故里而布德秦王至故

使非來使王用李斯計留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韓南陽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王安盡納其地為潁川郡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饑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羗魏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羗魏盡取趙地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王之邯鄲諸嘗與王母家有仇

古史 秦紀卷七 五

里而肆暴
二世而亡
幸矣

趙亡于此

怨皆阮之王歸自趙王母太后卒趙公子嘉率其宗
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來刺王
覺之體解軻以狗而使王翦辛勝攻燕代發兵擊
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益發卒詣王翦
遂破燕太子丹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
收遼東而王之李信蒙恬攻荆王翦謝病老歸新鄭
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

燕亡于此

貴攻魏引河渠灌大梁大梁城壞梁王請降盡取其
地李信蒙恬大破荆軍荆人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
大破李信軍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強起之使將
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
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以江南距秦二十四年王翦
蒙武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
使王翦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
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二

趙亡于此

古史

秦名星本紀卷七

六

齊亡于此

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効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於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

陳仁錫曰
詞旨剛戾
絕無制應
意

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

陳仁錫曰
秦法尊君
非懼議其
吸也

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
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
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秦皇命為制令為
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秦著皇采上古帝位號
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
朕聞大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
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
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

鍾惺曰此
是秦取天
下本領以
此守天下
不亡何待
○以水主
陰故

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從
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建正朝會皆以十月朔衣服
旌旄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輿六
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
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
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
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
許始皇下其議于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

鄧以讚曰
論甚當不
宜後事之
甚概為非

陳仁錫曰
亦是一見
似不虞孫
立之禍耳

美音巨

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
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
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
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
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
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
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更
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

吳弘基曰
亡天下有
具矣

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
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羗中南
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
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
破諸侯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
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
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
過回中作信宮渭南已而更名極廟象天極築甬道

古史

秦始皇本紀卷七

九

陳子龍曰
對得誕

自咸陽屬之驪山賜民爵一級治天下馳道二十八
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刻頌秦德與魯諸
儒生議封禪事遂登封秦山下遇暴風雨休於樹下
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詞曰皇帝
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
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太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
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
大業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

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降教誨訓經宣達
遠近畢理咸承聖德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
昭融內外靡不清潔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
永承重戒於是並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果
立石頌秦德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
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
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
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知仁義顯白道理東

吳弘基曰
燕是二世
三世萬
世呆想

馮夢楨曰
秦法如是
說得深透

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沿經易舉措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

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如法六六合之內皇帝之上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城侯趙爽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

顏之推云隋開皇中得古稱權

陳仁錫曰
君暴臣諛
莫甚于此

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鄉
王綰。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
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不朝。
相
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
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
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沒。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
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
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

經。既已。齊人徐市等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
丈。瀛州。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
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
齋戒禱祀。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
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
不得渡。始皇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
舜之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
赭其山。自南郡由武關歸。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

武博浪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太索十日。登之果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果。照臨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輝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強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

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建于海隅。遂登之果。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強。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留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

又記三十
年下書無
事以秦始
皇難得無
事故特書
二字不宜
刪去
鍾惺曰此
等敗興事
往往與刻
石誦功連
說妙有深
意
吳弘基曰
碣石刻辭
起語何等

用。手筆
長。正
曰。美門
皆。皆古
仙人。
陳子龍曰
神仙報
正義曰嶺
南之人多
慶山陸其
性強梁故
曰陸梁

之。果。遂。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年。三。十。一。年。十。二。月
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為。微。行
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
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
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其。辭。曰。遂。興。師。
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
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
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嶮。阻。地。勢。既

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
叙。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群。臣。誦。烈。請。刻。此
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
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言。鬼。神。事。因。奏。錄
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
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墻。
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
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為。三。十。四。縣。

古史

秦始皇本紀卷七

十四

鍾惺曰師
古二字伏
沉儒焚書
案
金隱星曰
自古大奸
惡無不具
智辨未有
若斯之狠
悞者然奸
人文字後
世多以人
廢獨斯之

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

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易也。今陛下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乃言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

古史
秦始皇本紀卷七
十五

言雖甚恨者猶喜讀之豈非其膽手口皆足冠乎諸奸群推之上哉

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立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如淳曰律說論決為堯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旦四歲也

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黔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而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

按天官書云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正義曰餘刑見于市朝宮刑一百日蔭室養之故曰隱宮下蠶室是也

吳昉基曰神仙本領正位恬淡二字秦皇漢武何如主也造得刻恬淡地位微言微言

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之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千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非山石下蜀荆之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

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人主宜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長久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之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今咸陽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不移而具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嘗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馬眾弗善

不得兼

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也
泄吾語案問莫服詔捕時在側者皆殺之自是莫知
行之所在凡聽事及群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官盧生
侯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
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
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負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
成事倚辦於上之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
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憚伏謾欺以取容秦法

方民之有
方侯者不
得兼兩

按衡石量
書言表牒
奏請秤取
一石

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二百人皆良士
畏忌諱諛不敢盡言其過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
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息貪於權勢
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
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去之悉召文學士欲以興
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
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
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諸生在咸陽

李賢曰滅
秦大機括
一怒

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
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
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
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
法孔子今重法繩之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
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星隕東郡至地
為石或刺其上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
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而燔銷其石始皇

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令樂人歌弦之
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
曰為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
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
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
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始皇
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二
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

古史

秦始皇本紀卷七

十九

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
祀虞帝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
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
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
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
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群臣頌功本原
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
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眾

鍾惺曰二
字合得妙
非秦莫當

陳仁錫曰
開風教語
以趣韵出
之

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
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
誅之殄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容六合之中被澤
無疆皇帝并字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驗
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節省
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
繫誠夫為寄緹索隱曰緹杜猪也言夫
淫他室若寄緹之猪殺之無罪男
東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

古史

秦本紀卷七

七

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鯨龍為候今上禱祀備謹而有此惡神當

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梁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臺丞相斯為帝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不發喪棺載輜輅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

鍾惺曰書
一秦始皇

帝居圖

吳弘基曰何異稱桓之死尸蟲出戶豫立太子天下不可動搖

可為至戒

鍾惺曰初即位三字矣其愚

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之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及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賜死行從井陘抵九原會著輜車臭乃詔從官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

始皇鄠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鄠山及并天下送徒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藏滿其中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河海機相貫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骨為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之者甚眾葬既下或言匠為機藏恐後泄大事皆閉之外羨中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二世皇帝元年二十一年趙高為郎中令

古史

秦始皇本紀卷七

二十七

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
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
七廟諸侯五大夫三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咸獻
貢職增犧牲禮咸備無以加先王廟或在雍或在咸
陽天子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
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尊始皇為帝者祖廟皇帝復
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附
先帝巡行海內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

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
石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者大臣從
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
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
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
而未敢也先帝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
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
中事大臣鞅、特以貌從臣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

茅坤曰高
借嚴刑以
立威而擅
權

案隱曰三
外郎議郎

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以
除去上平生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
陛下遂從時無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餘民。賤者
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
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近官。三郎
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閻昆弟三人
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令將閻曰。公子不
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

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
未嘗敢失詞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
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
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群臣諫
者以為誹謗。大吏持棒取容。黔首振恐。四月還至咸
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未就而崩。罷
其作者。復土鄠山。鄠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弗就是。章
先帝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徵材士

楊循吉曰
叙勝等起
兵皆用法
益刻深白
後有深意
在

五萬人為屯衛教射咸陽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
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
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戌卒陳勝等
反故荆地為張楚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
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涉
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代秦不可勝數也謁者
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二世問
之對曰群盜不足憂郡守尉方逐捕且盡乃悅武臣

唐順之曰
固亦有應
變之畧

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儼為齊王沛公起沛項
梁起會稽二年冬陳涉將周章等西至戲兵數十萬
二世大驚與群臣謀少府章邯曰盜已至眾強今發
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乃大赦
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章走殺之曹陽二世益
使長史司馬欣董翳佐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
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
趙王歇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

楊慎曰此
諫詞不滿
五十字而
寇亂之盛
虐政之弊
及所以救
之者皆具

群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即有誤示群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

土埴。啜土刑。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自持築甬。脛無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也。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無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

茅坤曰羽
薪然露頭
角矣

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
毋以報先帝決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
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獨囚趙
高為丞相案斯具五刑殺之三年章邯等圍鉅鹿楚
上將軍項羽救趙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恐
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
捕迄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
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

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
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
問左右左右或默然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
高因陰中以法後群臣皆畏高前數言關東盜毋
能為也及章邯等兵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
魏皆自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諸侯率眾西鄉
沛公將數萬人已至武關使人私於高恐二世怒
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殺

之心不樂以問占夢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沉四白馬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使郎中令為內應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

將吏入行射郎宦者皆大驚或走或格者輒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帟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

字齊曰只
足下二字
已令二世
騰落下連
及足下足
下更妙在
緩頰可聽

古史

秦始皇本紀卷七

二十一

子為黔首。比諸公子。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

聞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耳。我稱病不行。高必自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狗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子嬰。

陳仁錫曰。子嬰有英皇。類于始皇。事惟不一。濟殺高一節。必不可。

茅坤曰以
下附羽之
憐作秦結
尾

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分其地為三封秦降將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後五年天下定於漢蘇子曰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埽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汙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

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強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六世而得大戊自大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強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世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

吳弘基曰。後世未有不以郡縣阡陌罪秦人之蕩夷先典者。亦未取其時勢而深思。

熟計耳。故儒者師古之心不可無。而迂腐執板亦未必有濟。當並奪之。

雖齊桓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桓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基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

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雖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將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之所去。不可強反。今秦之郡縣。豈非

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妥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繇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按說苑云。皇太后幸嫪毐。生二子。始皇取毒車裂之。取二子撲殺之。遷太后於咸陽。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蒺藜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

矣。茅焦復諫。王乃自迎太后。立焦為傅。太后喜曰。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蔡邕曰。天子必有近臣。立陛側以戒不虞。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見于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後漢書云。翁仲其名也。漢世在長樂宮門。董卓壞銅人十。其二枚徙清門。襄。魏明帝欲將詣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後石季

龍徙之鄴。符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楊慎曰。舒雅史纂曰。威烈時九鼎震。者淪之兆也。鼎神物也。既能震。則沒入水理也。宋太丘社亡。者自亡也。社能自亡。則鼎能自沒無疑。使鼎誠在秦。則始皇必不入水而求也。秦所鑄金人。靈爽少矣。猶能潛然泣下於將徙之時。况神禹之鼎乎。○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魯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

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而問其故。父老具對。勸帝求長生之術。始皇欣然。因改臘曰嘉平。吳弘基記

王世貞曰。秦始皇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諸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大共哉。○又曰。秦逆取而順守。可得延乎。曰。有天道焉。惡得延。如其事也。不土木。不神

仙不殘刑不黷兵不巡游不焚詩書雖百祀可也。鍾惺曰秦以名法繩臣下臣下所以禦其上者由恐懼生蒙蔽由蒙蔽轉入游戲名法之用以游戲終而國從之乃知先王德禮之所以久也。又曰博浪之椎大索十日不得此自子房高手二十六。年墜星為石或刺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秦法如此而猶有不到者智力其可專耶至平陰道有人持壁遮使者曰明年祖龍死則法之所加人不。敢

開口鬼弄之耳。

附班論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攘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鄴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

按諸侯十
三始皇年
十三初為
秦三也

正義曰狼
狐主弓矢
星天官書
曰參伐主
斬艾事

人頭畜鳴
即俗所謂
人面獸心
也

何休曰茅
雉鷩刀祭

祀所用也
執宗廟器
者示以宗
廟血食自
歸廢王本
莊王遊明
帝諱

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
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
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
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
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
失守偷安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于
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
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

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
伯茅雉鷩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
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
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嘗絕
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
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
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
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鄫春秋不名吾讀秦紀

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
生○之○義○備○矣○

按仁不代母者周得木德木生火周為漢母也子
不代母而王言漢即合不代周故秦值其閏位○
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
鸞刀以迎莊王莊王退舍七里○春秋曰紀季以
鄆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謂設五廟
以存姑姊也

吳弘基記

秦始皇本紀第七終

